

# 飘(上)



GONE WITH THE WIND

(美)米切尔◎著 / 肖斌◎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 飘(上)



GONE WITH THE WIND

(美)米切尔◎著 / 肖斌◎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美)米切尔著;肖斌译.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9  
(2010年.1重印)

ISBN 978-7-80094-815-2

I. 飘… II. ①米…②肖…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44395号

书 名 飘  
著 者 (美)米切尔  
责任编辑 门书文  
装帧设计 大 章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40  
字 数 750千字  
版 次 1999年9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3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094-815-2  
定 价 39.60元(上、下)

# 目 录



## CONTENTS



### 第一部

|           |    |
|-----------|----|
| 第一章 ..... | 1  |
| 第二章 ..... | 14 |
| 第三章 ..... | 27 |
| 第四章 ..... | 42 |
| 第五章 ..... | 50 |
| 第六章 ..... | 63 |
| 第七章 ..... | 87 |



### 第二部

|            |     |
|------------|-----|
| 第八章 .....  | 94  |
| 第九章 .....  | 107 |
| 第十章 .....  | 130 |
| 第十一章 ..... | 139 |
| 第十二章 ..... | 144 |
| 第十三章 ..... | 157 |
| 第十四章 ..... | 167 |
| 第十五章 ..... | 176 |
| 第十六章 ..... | 185 |

## 第三部

|             |     |
|-------------|-----|
| 第十七章 .....  | 193 |
| 第十八章 .....  | 208 |
| 第十九章 .....  | 218 |
| 第二十章 .....  | 228 |
| 第二十一章 ..... | 231 |
| 第二十二章 ..... | 241 |
| 第二十三章 ..... | 246 |
| 第二十四章 ..... | 259 |
| 第二十五章 ..... | 280 |
| 第二十六章 ..... | 290 |
| 第二十七章 ..... | 305 |

## 第四部

|             |     |
|-------------|-----|
| 第二十八章 ..... | 315 |
| 第二十九章 ..... | 326 |
| 第三十章 .....  | 336 |
| 第三十一章 ..... | 345 |
| 第三十二章 ..... | 357 |
| 第三十三章 ..... | 372 |
| 第三十四章 ..... | 390 |
| 第三十五章 ..... | 400 |
| 第三十六章 ..... | 416 |
| 第三十七章 ..... | 425 |
| 第三十八章 ..... | 436 |
| 第三十九章 ..... | 450 |
| 第四十章 .....  | 460 |
| 第四十一章 ..... | 468 |
| 第四十二章 ..... | 475 |
| 第四十三章 ..... | 488 |
| 第四十四章 ..... | 494 |

第五部

|             |     |
|-------------|-----|
| 第四十五章 ..... | 509 |
| 第四十六章 ..... | 516 |
| 第四十七章 ..... | 529 |
| 第四十八章 ..... | 536 |
| 第四十九章 ..... | 540 |
| 第五十章 .....  | 552 |
| 第五十一章 ..... | 563 |
| 第五十二章 ..... | 573 |
| 第五十三章 ..... | 579 |
| 第五十四章 ..... | 587 |
| 第五十五章 ..... | 595 |
| 第五十六章 ..... | 599 |
| 第五十七章 ..... | 607 |
| 第五十八章 ..... | 611 |
| 第五十九章 ..... | 619 |
| 第六十章 .....  | 623 |

目

录

## 第一部



## 第一章

斯佳丽·奥哈拉的容貌并不是美丽非凡,但是浑身散发着一一种魅力,让男人不得不为之倾倒,甚至让人忽视了她长相的不足。塔尔顿家有一对孪生兄弟,现在他们就已经被她给迷住了。她的长相融合了父母的特征,不仅有法国海滨贵族出身的母亲的高贵娇柔,也有爱尔兰父亲的粗犷爽直。这是张迷人的脸:尖尖的下巴,宽宽的腮帮,纯绿的没有一丝褐色的眼睛,乌黑而上翘的睫毛,正好与眼睛上那两道粗浓的眉毛相衬,使她脸上的皮肤显得那么洁白——这种皮肤,南方女人是十分爱惜的,总是要戴上帽子、面纱和手套细心地加以防护,以防受到佐治亚烈日的暴晒。

1861年4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斯佳丽同塔尔顿家的孪生兄弟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坐在她父亲的塔拉农场阴凉的走廊里,她的美丽愈发显得妩媚撩人了。她穿一件嫩绿花布衣裳,长长的裙子在裙箍上舒展着,再搭配上她的新绿羊皮便鞋,显得相得益彰,那双鞋是她父亲从亚特兰大给她带来的。她的腰围只有十七英寸,是附近三个县里最细小的了,而这身衣裳把腰身衬托得更完美,加上里面那件绷得紧紧的小马甲,使她的只有十六岁但已发育得很好的乳房便跃然显露了。但是,无论她散开的长裙显得怎样的端正,发髻梳在后面显得怎样的老实,那双交叠在膝头上的小手显得怎样的文静,她的本来面目始终是藏不住的。她有一张甜美的脸,那双绿色的眼睛虽然生长在这上面,但依旧是任性的并充满活力的,和她的仪表穿戴十分不一样。她的言行举止是由她的母亲和嬷嬷经过严厉的管教强加给她的,然而她的那双眼睛是她自己的。

在她的两旁,孪生兄弟慵懒地斜靠在椅子上,斜望着从新装的玻璃窗透过来的阳光谈笑着,四条穿着高统靴和因常常骑马而鼓胀的长腿交叠在那里。他们现有十九岁,身高六英尺二英寸,长长的骨骼,坚实的肌肉,晒得黑黑的脸膛,深褐色的头发,年轻的眼睛里洋溢着快乐的光芒。他们穿着同样的蓝上衣和深黄色裤子,长相也像两个蜜桃似的。

外面,阳光斜照到场地上,映照着一簇簇的白色花朵,在绿色的背景中显得分外鲜艳。孪生兄弟骑的马就拴在车道上,那是两匹高头大马,毛色红得如同主人的头

甄

(上)



发;马腿旁边有一群吵吵嚷嚷一直跟着主人的猎犬。稍微远一些的地方有一条白色带黑花斑的随车大狗躺在那儿,它把它的鼻子贴在自己的前爪上,耐心地等着两个小伙子回家吃晚饭。

在这些猎犬、马匹和两个孪生兄弟之间,有着一种比通常更亲密的关系。他们都是年轻、健康而毫无思想的动物,也同样圆滑、优雅,两个小伙子和他们所骑的马一样神采奕奕,但都带有危险性,可同时对于那些知道如何驾驭他们的人又是可爱的。

虽然在走廊里坐着的人,都是在优裕的庄园主家庭里出生,由仆人细心服侍着长大的,但是纨绔子弟所拥有的那种懒散无聊在他们的脸上是看不到的。他们如同一辈子生活在野外、很少在书本上耗费脑筋的乡巴佬一样,显得强健而富有活力。相比于奥古斯塔、萨凡纳和查尔斯顿,生活在北佐治亚的克莱顿县还有些粗犷风味。南部开化较早,居民却讲究读书,崇尚风雅;可在北佐治亚这儿,人们并不以缺乏高雅的传统文化教育为耻,只要在他们觉得重要的事情上学得精明就可以了。他们心目中所关注的事,就是种好棉花,骑马骑得好,打枪打得准,跳舞跳得轻快,善于体面地追求女人,如同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那样喝酒。

这对孪生兄弟在这些方面都很精通,但他们学习书本知识的无能也是出名的。他们家拥有比全县任何人家更多的钱、更多的马和更多的奴隶,但是相比于他们的大多数穷邻居,两兄弟胸中的文墨更少得多。

正因如此,在四月傍晚的塔拉农场里,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在走廊里说着闲话,以此来消磨这大好光阴。他们刚被佐治亚大学开除,而这是过去两年中把他们撵走的第四所大学了。于是他们的两个哥哥,汤姆和博伊德,也同他们共同回到了家里,因为这所学校既然不欢迎这两位弟弟,两位做哥哥的也就不乐意在那里待下去了。斯图尔特和布伦特把他们最近一次的开除当做一个有趣的玩笑;而斯佳丽呢,她自从去年离开费耶特维尔女子学校之后就一直懒得去摸书本,因此也像他们那样觉得这是令人快乐的事。

“我认为你们俩毫不在意被学校除名,汤姆也是这样,”她说,“但是博伊德又该如何呢?他一心想受教育,而你们俩接连把他从弗吉尼亚大学、亚拉巴马大学、南卡罗来纳大学拖了出来,现在又从佐治亚大学回来了。如果按照这样一直下去,他的学业将会是永远也难以完成的!”“唔,他可以到费耶特维尔那边的帕马利法官事务所去学法法律嘛!”布伦特漠不关心地答道,“并且,这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等不到学习结束就必须得回家的。”

“为什么?”

“战争嘛!傻瓜!战争随时可能开始,战争打响之后难道你觉得我们还公留在学校里吗?”

“你明明知道不会有什么战争的!”斯佳丽气愤地说。

“那只是嘴上谈谈罢了。就在上个星期,艾希礼·威尔克斯和他父亲还对我爸说,咱们派驻华盛顿的专员将要同林肯先生达成一个关于南部联盟的协议呢。况且

无论怎样,北方佬从小畏惧我们,根本不会有什么战争,谈它干什么,我厌烦听到关于战争的事情。”

“不会有什么战争!”孪生兄弟好像他们被欺负了似地喊起来。

“亲爱的,战争当然会打起来的啊!”斯图尔特说,“北方佬可能害怕咱们,可是自从前天波尔格将军把他们赶出罗萨特要塞以后,他们只好打起来了,要不就会作为胆小鬼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什么,南部联盟……”斯佳丽听到这里,感到十分厌倦,嘴撇了起来。

“只要你再说一声‘战争’,我就进屋去,把门关上,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像厌恶‘战争’这个词似的讨厌别的东西,还有就是‘脱离联邦’。爸爸始终从早到晚谈论战争、战争,所有来看他的绅士们也叫嚷着什么罗萨特要塞、州权、亚伯·林肯,简直烦得我要大声叫嚷!而且所有的男孩子以及他们的军队也均在谈论这些事情,还有他们的军队。今年春天,所有晚会上都没有听到什么愉悦的事情,因为男孩子再不谈别的了。我最高兴的是佐治亚要等到过了圣诞节以后才宣布脱离联邦,否则会把圣诞晚会也糟蹋了。要是你再谈‘战争’,我就立即进屋去了。”她说得出做得到,因为她始终难以忍受谈论的话题的中心不是自己。不过她说话时老是面带微笑,刻意加深险的酒窝,同时把像蝴蝶翅膀似的两圈又硬又黑的睫毛迅速地扇动起来。小伙子们给迷住了,这正中她的心意,于是他们向她道歉,他们并没有因为她对战争不感兴趣而丝毫轻视她。相反,他们更敬重她了。战争原本就只是男人的事,跟女人没有关系,因此他们便把她的态度当成是女人味十足的特征。

把他们从讨论战争的话题支使开以后,她便津津有味地回到他们目前的环境上来。

“你母亲怎么说的呢,对于你俩再次被开除的事?”小伙子显得有点不自然,想起三个月前他们从弗吉尼亚大学被请回家时母亲的那番表现。

“唔,她还来不及说什么呢,”斯图尔特答道,“在今天清晨她还没有起床之前,汤姆和我俩便离开家了。汤姆半路上去方丹家了,我们便直接到这儿来了。”

“昨天晚上你们到家时难道她什么话也没说吗?”

“昨晚我们的运气可好了。在我们快要到家的时候,上个月我妈在肯塔基买下的那匹公马给送来了,家里正热闹着呢。那畜生长得可真威武,斯佳丽,你一定得告诉你爸,叫他赶忙去看看,在路上那畜生就咬了马夫两大口,并且把我妈的两个黑奴给踢了,他们是在琼斯博罗遇上的,而且,就在我们刚要到家的时候,它险些把我们的马棚给踢倒了,还捎带着把我妈的那匹老公马草莓也踢了个半死。在我们到家的时候,妈正拿一口袋糖在马棚里哄它,想让它逐渐安静下,实际上确实起作用了。黑奴们躲得远远的,瞪着眼睛简直给吓坏了,可妈还在跟那畜生亲切说话,仿佛跟它是一家人似的,它正在吃她手里的东西呢。世界上没有谁能比得上我妈那样会跟马打交道,那时候她看见了我們,便说:‘天哪,你们四个又回来干什么呀?你们简直比埃及的瘟疫还让人厌恶!’这时那匹公马开始喷鼻子直立起来,她急忙说:‘滚开这里,难道你们没看见这个大宝贝在生气吗?等明天早晨我再收拾你们四个!’于是,我

们便上床睡觉了。今天一早,趁她还来不及抓住我们,我们便溜了出来,只留下博伊德一个人去应付她。”

“你们认为她会打博伊德吗?”斯佳丽知道,瘦小的塔尔顿太太对她那几个已长大成人的儿子还是十分粗暴的,她觉得必要的时候还会用鞭子抽他们的脊背,对于这种情形,斯佳丽和县里的其他人都有点不大习惯。

比阿特里斯·塔尔顿是个忙人,她经营一大片棉花地,一百个黑奴和八个孩子,而且还养许多匹马。她性情急躁,动辄就由于四个儿子争吵而大发脾气。她一方面不许任何人打她的一匹马或一个黑奴,另一方面却觉得有时打打她的孩子们,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坏处。

“博伊德从来没有被她打过。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年龄最大,还因为他是个矮子。”斯图尔特这样说,对自己那六英尺的头儿自豪。

“将他留在家里去向妈应付所有事情的原因就在这里。上帝明白,我们都十九了,汤姆二十一了,可她依然把我们当六岁孩子看待。妈不应该再打我们!”

“你母亲明天会骑那匹新买来的马去参加威尔克斯家的野宴?”

“她想骑的,然而爸爸说骑那匹马太危险了。而且,不管怎么样,我家那几个姑娘不会赞同她骑。她们说,要让她至少像个贵妇人那样乘坐马车去参加宴会。”

“但愿明天不要下雨。”斯佳丽说。

“一星期几乎天天下雨。要是把野宴改成家餐,那才是扫兴不过的事呢。”

“唔,明天一定会是个晴天,并且会如同六月天那样炎热。”斯图尔特说。

“你看那落日,我还从不曾见过比这更红的太阳呢。用落日来判断天气,往往是不会错的。”他们都朝远方望去,越过奥哈拉家无边无际的新翻耕的棉花地,直到红红的地平线上。此刻太阳在弗林特河对岸的群山后面汹涌的红霞中缓缓下降,四月白天的温暖也渐渐消退,隐隐透出丝丝的凉意。

春天来得非常早,相伴而来的是几场温暖的春雨,这时粉红的桃花突然纷纷绽放,山茱萸雪白似的繁花装点起了河边湿地和山冈。春耕已快要结束,湿润的土地饥饿似的等待着人们把它翻开并撒上棉籽,这血红的落日一照,它在犁沟的顶上显出是淡红色、粉红色,在沟道两旁的地方则呈现出猩红和栗色来。在农场的那座砖房被粉刷白了,好像是落在茫茫红海中的一个岛屿,那一片红海一直在波涛汹涌,此起彼伏,但是当那些带粉红尖顶的水波分裂为浪花时,它马上僵化了。因为在佐治亚中部的黄土地或海滨种植场滋润的黑土地上,有着长且笔直的犁沟,但在这里却没有。北佐治亚连绵起伏的山麓地带被犁成了无数曲曲折折的垄沟,这样自己那肥沃的土壤就不会被冲洗到河床里去。

这一片土地红得耀眼,雨后更红得好似鲜血一般,干旱时便成了满地的红砖粉,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产棉地。这里有洁白的房屋,翻耕过的田地,缓缓流过的黄泥河水,但同时也是一个由阳光灿烂和阴翳深浓形成对比的地方。同时在阳光的照耀下,空地在等待着人们的种植,而那棉花田则微笑着绵延数英里。在这些田地的边缘上有着一片处女林,即便它们在最炎热的中午也是幽暗而清凉的,并且显得有些

神秘,有些奇异,那些飕飕作响的松树似乎怀着老年人的耐心在等待着,好像轻轻地叹息:“当心呀!你们原先是我们的。我们能够把你们要回来。”坐在走廊里的三个年轻人听到哒哒的马蹄声,马具链环的丁当声和黑奴们的欢笑声;那些干农活的人和骡马从地里回来了。这时候屋子里传出了斯佳丽的母亲埃伦·奥哈拉温和的声音,她在呼唤提着钥匙篮子的黑女孩,后者用尖脆的声调答道:“太太,来啦。”于是便传来从后面过道里走向熏腊室的脚步声,埃伦要到那里去给从田里干活回来的奴隶们分发晚饭了。接着便听到瓷器和银餐具丁丁当当的响声,这是负责衣着和膳事的男仆波克已经在摆桌子开晚饭了。

在这些声响传入这对孪生兄弟的耳朵之后,他们知道他们应该起身回家了。然而他们不愿意回去见母亲的面,便在塔拉农场的走廊里徘徊,盼望着斯佳丽邀请他们留下来吃晚饭。

“斯佳丽,我们谈谈明天的事吧,”布伦特说,“不能由于我们不在,不清楚野宴和舞会的事,就凭这理由不让我们明儿晚上多多地与你跳舞。你没有答应他们大家吧,是不是?”

“唔,我答应了!我哪里知道你们都会回来呢?我怎么能冒险在一边等着,等着专门伺候你们两位呀?”

“你在一边等着?”两个小伙子放声大笑。

“亲爱的,你得跟我跳第一个华尔兹,末了跟斯图尔特跳最后一个,之后我们一起吃晚饭。像上次舞会那样坐在楼梯平台上,让金西嬷嬷再来给咱们算命。”

“我不可喜欢听金西嬷嬷算命。你知道她说过我会嫁给一个头发乌亮、黑胡子很长的男人,但我是讨厌黑头发男人的。”

“亲爱的,你喜欢红头发的吗?”布伦特傻笑着说。

“现在,快说吧,答应跟我们跳所有的华尔兹,跟我们一道吃晚饭。”

“如果你要是答应这件事,我们便会把一个秘密告诉你。”斯图尔特说。

“什么?”斯佳丽叫着,一听到“秘密”这个词便活跃起来,好像个孩子似的。

“斯图尔特,是不是我们昨天在亚特兰大听到的那个消息?如果是,那你知道,我们答应过不告诉别人的。”

“嗯,那是皮蒂小姐告诉我们的。”

“什么小姐?”

“就是艾希礼·威尔克斯的表姐。你知道,皮蒂帕特·波密尔顿小姐,查尔斯和玫兰妮的姑妈,她住在亚特兰大。”

“这我知道,一个傻老太婆,她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傻的了。”

“对,昨天我们在亚特兰大等着搭火车回家的时候,碰巧她的马车从车站经过,她停下来跟我们说话,告诉我们明天晚上的威尔克斯家的舞会上要宣布一门亲事。”

“唔,我也听说过,”斯佳丽失望地说,“她的那位傻侄儿查理·汉密尔顿和霍妮·威尔克斯。这几年所有人都在说他们快要结婚了,尽管他自己看上去仿佛对这件事毫不在意似的。”

“你觉得他傻吗？”布伦特问。“去年圣诞节你可让他在你身边转了个够呢。”

“我没有办法不让他转呀，”斯佳丽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膀，“我觉得他这个人太娘娘腔了。”

“然而，明晚要宣布的并不是他的亲事，”斯图尔特得意地说。“那是艾希礼和查理的妹妹玫兰妮小姐订婚的事哩！”尽管她的脸色看起来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嘴唇发白了，就好像冷不防受到当头一击。在震动的最开始几秒钟内，斯佳丽还不清楚那是如何一回事。

注视斯图尔特时斯佳丽的脸色还如此的镇静，他的头脑没有丝毫分析能力，因而还觉得她只是感到惊诧和饶有兴致。

“皮蒂小姐告诉我们，他们原本打算明年才宣布订婚，因为玫兰妮小姐近来身体不怎么好；可周围都在谈论战争，两家人都觉得不如赶快成婚的好。因此，他们决定在明天晚上的宴会上将这件事情宣布。我们把秘密告诉你了，你看，斯佳丽，你也得答应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呀。”

“当然，我会的。”斯佳丽下意识地说。

“并且跳所有的华尔兹吗？”

“所有的。”

“你真好！我敢打赌，别的小伙子们准要疯了。”

“让他们去发疯好了，”布伦特说，“我们俩能对付他们的，瞧着吧，斯佳丽，明天上午的野宴也跟我们坐在一起好吗？”

“什么？”斯图尔特将请求重复了一遍。

“当然。”

哥儿俩的心里感觉十分甜美，然而也一丝惊讶。尽管他们把自己看做斯佳丽所嘉许的追求者，但之前他们从来不曾轻易得到过这一嘉许的表示。她常常只让他们倾诉、乞求，敷衍他们，不明确表示是或否，他们忧烦的时候她便报以笑颜，他们发怒的时候她则略显冷淡。但现在她实际上已经把明天全部的活动都许给了他们——答应野宴时跟他们坐在一起，跟他们跳所有的华尔兹（而且他们决定要使每一个舞都是华尔兹！），并且一道吃晚饭。就为这些，被大学开除也是值得的。

成功使他们的热情越发高涨，使他们更加依依不舍，谈论着明天的野宴，舞会和艾希礼·威尔克斯与汉密尔顿·玫兰妮，抢着说话，开着玩笑，然后大笑不已，看来是在多方暗示要人家挽留他们吃晚饭。他们闹了一段时间，才发觉斯佳丽已无话可说，此时气氛有一丝改变了。哥儿俩并不知道是怎么变的，只觉得那番愉快的光景已经消失在眼前。尽管斯佳丽还在做着一些得体的回答，但她好像并没有专注于他们所说的。他们意识到有些不对劲，却又不知为什么不对劲，为此感到灰心丧气和不安，末了又赖着待了一会儿才看看手表，勉强站起身来。

在新翻耕过的田地那边，太阳已经落下去了，河对岸高高的树林已经在幽深晦暗的暮色中逐渐模糊。家燕轻快地在院场上空飞来飞去，小鸡、鸭子和火鸡都纷纷从田地里回家来了。

斯图尔特大喊一声：“詹姆斯！”不久，一个和他们年龄相仿的高个儿黑孩子气喘吁吁地从房子附近跑出来，向两匹拴着的马走去，詹姆斯是贴身佣人，如同那些狗一样到什么地方都伴随着主人。过去小时候，他与他们是玩伴，直到他们十岁生日的那天，便归他们自己所有了。塔尔顿家的猎犬一见他便从红灰土中跳起来，站在那里恭候主子们驾到。两个小伙子同斯佳丽握手告别，告诉她明早他们将赶到威尔克斯家去等候她。接着他们走下人行道，骑上马，由詹姆斯跟随着一口气跑上柏树夹道，一面回过头来，挥着帽子向斯佳丽高声叫喊。

他们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拐过那个看不见塔拉农场的弯以后，布伦特勒住马，在一丛茱萸下站住了。斯图尔特跟着停了下来，黑小子也紧跑几步跟上了他们。两匹马感觉到缰绳松了，于是伸长脖子去啃柔软鲜嫩的春草，猎犬们重新躺在灰土上，贪婪地仰望着在愈来愈浓的暮色中回旋飞舞的燕子。布伦特的宽脸显得老实巴交，上面充满了疑惑不解的神情。

“听我说，”他说，“你不觉得她好似要请我们留下吃饭吗？”

“我本来以为她会的，”斯图尔特答道，“我一直等着她说出来，然而她没有说。你想这是为什么？”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不过据我看，她应当留我们的，毕竟这是我们回家后的第一天，她跟我们又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况且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跟她说呢。”

“据我看，我们刚来的时候她似乎很高兴见到我们。”

“本来我也这样想。”

“可后来，大约半个钟头以前吧，她就不怎么说话了，仿佛有点头痛。”

“我看到这一点儿了，可我当时并没注意。你想她是哪儿不舒服了呢？”

“我不清楚。你认为我们说了什么让她生气的话吗？”他们两人思量了一会儿。

“我什么也想不起来。况且，斯佳丽生气，谁都看得出来。她可不是那种女孩，将所有事都藏于内心而不外露。”

“对，这就是我喜欢她的地方。她生气的时候从来不那样冷冷地抑制着性子走来走去，她会痛痛快快地告诉你。不过，一定是我们说了或做了什么事，使得她沉默不语，并装出不舒服的样子。我敢担保，我们刚来的时候她是非常愉快并且有意要留我们吃晚饭的。”

“你不认为那是由于我们被开除了吗？”

“决不会的！见鬼，别那么傻，我们告诉她这消息的时候，她还若无其事地笑呢。再说，斯佳丽对读书的事也不比我们重视呀。”

布伦特在马鞍上转过头唤那个黑人马夫：“詹姆斯！”

“唔。”

“你听见我们和斯佳丽小姐的话了吗？”

“没有呀，布伦特先生！您怎么怀疑俺偷听白人老爷的话呢？”

“我的上帝！偷听，你们这些小黑鬼任何事都知道。怎么，你这不是撒谎吗？我亲眼看见你偷偷走过走廊的拐角，蹲在墙边茉莉花底下呢。好，你听见我们说什么

惹斯佳丽小姐气恼——或者叫她伤心的话了吗？”他这么一说，吉姆斯害怕被责罚的顾虑就消失了，于是皱眉回想了起来。

“没什么，俺没听见您讲啥惹她生气的話。俺看她见到你们挺高兴的，还像只小鸟儿似的叽叽喳喳乐个不停呢。后来你们谈论艾希礼先生和玫兰妮小姐的结亲的事，她才不说话了，如同只雀儿看见老鹰打头上飞过一般。”哥儿俩相互看看，同时点了点头，但是并不了解其中的玄妙。

“吉姆斯说得对，但我不理解那究竟是因为什么。”斯图尔特说。“我的上帝！艾希礼对她有什么意义？仅仅只是个朋友而已。她感兴趣的只是我们，她对他不怎么感兴趣。”布伦特点点头表示赞同。

“可是，你想过没有，”他说，“也许艾希礼没告诉她明天晚上要宣布那件事，而她觉得不先告诉老朋友便对别的人都说了所以生气了呢？姑娘们一直是很看重这一点的，那就是要最先知道这种事情。”

“唔，可能，就算没有告诉她又如何呢？本来是要保密，叫人大吃一惊的嘛，一个男人就没有权利对自己订婚的计划秘而不宣吗？假使不是玫兰妮小姐的姑妈泄漏出来，我们也不会知道呀，而且斯佳丽肯定早已知道他总是要娶玫兰妮的。你想，我们知道也有好几年了。威尔克斯家和汉密尔顿家一直是姑表联姻，总有一天他会娶她的，这任何人都知道，就像霍妮·威尔克斯要同玫兰妮小姐的兄弟查尔斯结婚一样。”

“好了，我不想谈下去了。不过，我对于她不留我们吃晚饭这一点儿，总是感到遗憾。老实说，妈妈肯定会为我们被学校开除的事而大发脾气，绝对不可能像第一次那样算了，我可不想受她的责罚了。”

“没准她的怒火已经被博伊德给平息下来了。你知道那个讨厌的矮鬼是怎样的伶牙俐齿，他每次都可以把她说得平心静气的。”

“是呀，他办得到，不过那要花博伊德许多时间。他要拐弯抹角说来说去，直到妈妈给弄得实在糊涂了，情愿让步，才肯放他省下点嗓子去干律师的事。不过现在，我恐怕他的开场白还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准备好呢。我敢跟你打赌，妈妈一定还在为那匹新买来的马感到兴奋呢，说不定要到坐下来吃晚饭和看到博伊德的时候才会想起我们又回家了。只要没有吃完晚饭，她的怒火就会愈加旺盛。因此博伊德到十点钟左右才会有机会去告诉她，校长居然用那么恶劣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我们中间要是有人依旧留在学校也就太不光彩了。而要他把她扭过来转而对校长大发雷霆，责问博伊德为什么不开枪打死他，那就非到半夜不可。因此，我们要半夜过后才能回家。”哥儿俩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对于烈性的野马，对于行凶斗殴，以及邻里的公愤，都无丝毫畏惧，惟独那红头发母亲的痛责和有时不惜抽打在他们屁股上的马鞭，才让他们感到毛骨悚然。

“那么，就这样吧，”布伦特说。“我们到威尔克斯家去。艾希礼和姑娘们会愿意让我们在那里吃饭的。”看上去斯图尔特有点不舒服的样子。

“不，不要到那里去。他们一定在忙着准备明天的野宴呢，而且……”

“唔，我忘记了。”布伦特连忙解释说。

“不，我们不到那里去。”他们对自己的马吆喝了两声，接着默默无语地骑着向前跑了一阵，这时斯图尔特褐色的脸膛上泛起了一抹红晕。到去年夏天为止，斯图尔特曾经在双方家庭和全县的赞许下追求过印第亚·威尔克斯。印第亚冷静而含蓄，县里的人认为也许她会对他起到一种镇定的作用。无论如何，他们热切地希望如此。斯图尔特本来是可以追求的，但布伦特不满意。布伦特也喜欢印第亚，可是觉得她太平淡也太过分柔顺，他差不多没有办法对她产生爱情，因此在这一点儿上就不能与斯图尔特作伴了。这是哥儿俩头一次在兴趣上发生分歧，而且布伦特对于他兄弟竟然会看上一个他认为一点儿都不出色的姑娘，感到十分生气。

后来，在去年夏天琼斯博罗橡树林里一个政治讲演会上，他们两人突然发现了斯佳丽。他们已经认识她很多年了，并且从童年时代起，她就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游伴，她会骑马，会爬树，丝毫不比男孩子差。可现在他们惊异地发现她已经是成年姑娘，而且可以称得上是全世界最迷人的一个呢。

他们第一次注意到她那双绿眼睛多么迷人，她笑起来两个酒窝有多么深，她的手和脚是那样娇小，而那腰身又是那样纤细啊！他们对她的巧妙赞扬使她乐得放声大笑，同时，一想到她已把他们当做一对优秀的小伙子，他们自己也禁不住有些飘飘然了。

那一天对哥儿俩而言，应该是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时刻。自那以后，每当他们谈起这件事来都觉得奇怪，为何之前居然没有注意到斯佳丽的美。他们至今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来解释为什么斯佳丽决定要在那一天引起他们的注意。原来斯佳丽不能容忍任何男人同别的女人恋爱，因此她一见到印第亚和斯图尔特在一起说话便觉得受不了，便会产生掠夺之心。她并不满足于单单占有斯图尔特，还要把布伦特也夺过来，并且用一种十分巧妙的手段把他们两个控制住。现在他们两人双双坠入情网，当斯图尔特追求印第亚的时候，布伦特曾经半心半意追求过莱蒂·芒罗，莱蒂·芒罗是个来自洛夫乔伊的女孩，现在这两个女人都被他们远远地抛在脑后了。至于倘若斯佳丽选择他们中的一个的时候，落选的那个该如何，这个问题哥儿俩并没有考虑。船到桥头自然直，眼下他们对一位姑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这就相当满意了，因此他们中间并没有任何妒忌之心。这种情形引起了左邻右舍的注意，并叫他们的母亲苦恼不堪——她是不怎么喜欢斯佳丽的。

“假如那个小精灵挑上了你们中间的哪一个，那就够他受的了，”她说，“万一她把你俩都挑上呢，那时你们就得到犹他州去做摩门教徒——我怀疑人家会不会要你们……我唯一担忧的是过不了几天，你们俩就会被这个虚情假意的绿眼小妖精给弄得迷迷糊糊，互相嫉妒甚至用枪自相残杀起来。但是，倘若真的走到那步田地，或许还是一件好事。”

从演讲会那天开始，每次斯图尔特见到印第亚就感觉不是滋味。这不是因为印第亚责怪了他，或者在脸色姿态之间暗示过她已经发觉他突然改变了原来的忠诚，她这个地道的正派姑娘决不会这样做。然而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斯图尔特总感觉内

心十分惭愧,且很尴尬。他明白是自己设法让印第亚爱上了他,也知道她现在依旧爱他,所以内心深处隐隐感到自己的行为不是很好,不太像个有教养的人。他依旧十分爱她,对她的那种文静贤淑的仪态,她的学识和她所有的种种高尚品质,他都十分崇敬。

然而,糟糕的是,一跟斯佳丽的光彩照人和娇媚比起来她就显得那么暗淡无味和平庸呆板了。他跟印第亚在一起的时候头脑永远清醒,而跟斯佳丽在一起就完全不一样了。光凭这一点儿就足以叫一个男人心烦意乱了,可这种烦乱还真有魅力呢。

“那么,咱们到凯德·卡尔佛特家去吃晚饭。斯佳丽说过凯德已经从查尔斯顿回来了。也许她那儿有什么我们还没听到的关于罗萨特要塞的消息呢。”“凯德不会有的。我敢和你打赌,她甚至连要塞在海港里都不知道,怎么可能还知道那儿本来挤满了北方佬,后来被咱们全部轰走了。她唯一知道的就是舞会和她招来的那些情人。”“那么,她的那些胡扯听起来也很有趣味呀。况且那也是个藏身之地,可以让我们等妈妈上床睡了再回家去。”“唔,好极了!我喜欢凯德,她非常好玩,我也想打听打听卡罗·莱特和其他查尔斯顿人的消息;可是要再去跟她的北方佬继母坐在一起吃顿饭,那才真要我的命呢!”“斯图尔特,不要太苛求她了。她是个和善的人。”“我并不是苛求她,倒是为她难过,可是我不喜欢那种让我为她难过的人。她在你周围转来转去,总想叫你感到舒适自在,然而她所做的和说的使你厌烦,简直让我坐卧不宁!她还把南方人当做蛮子,她甚至跟妈妈这样说过。她惧怕南方人,每次我们到她家里去,她都一副吓得要死的样子。她让我想起一只蹲在椅子上的瘦母鸡,瞪着两只又亮又呆板的胆怯的眼睛,好像一听到有任何动静就要扇着翅膀咯咯地叫起来。”“这个你也不能怪她。凯德的腿曾经被你开枪打伤过哩。”“对,但那次是我喝醉了,否则也不会干出那样的事来,”斯图尔特为自己辩解,“而且凯德自己从不怀恨。凯德和雷福德或者卡尔佛特先生也没有什么恶感。就是那个北方佬继母,她却大声嚷嚷,说我是个蛮子,说文明人跟粗野的南方人在一起非常不安全。”“不过,你不能怪她。她是个北方佬,不很懂礼貌,并且你毕竟打伤了她的继子呀。”“可是,呸!那也不能作为羞辱我的理由啊!你是妈妈的亲生儿子,但那次托尼·方丹打伤了你的腿,她发过火吗?没有,她只请老方丹大夫来给你包扎了一下,还问他托尼的枪怎么会打不准呢。你还记得那句话让托尼如何难过的吧?”哥儿俩都大笑起来。

“妈妈可真有办法!”布伦特衷心赞叹地说,“你能够永远指望她处事得体,不让你在众人面前觉得难堪。”“对,但是今晚我们回家时,她很可能要当着父亲和姑娘们的面让我们丢脸呢。”斯图尔特怏怏不乐地说。“听我说,布伦特,我觉得这意味着咱们去欧洲的想法是不能实现了。你记得妈妈说过,假如咱们再被学校开除,就别想要参加大旅游了。”“这个嘛,咱们不管它,见鬼去吧!是不是?欧洲有什么好玩的?我敢打赌,那些外国人拿不出一样在咱们佐治亚还没有的东西来。我敢打赌,他们的马跑的一定不会有咱们的快,他们的姑娘也没有咱们的漂亮,并且我非常清楚,他们的任何一种威士忌都比不上咱爸的酒。”“但是艾希礼·威尔克斯曾经说自然风光

和音乐在那里是十分丰富的。艾希礼喜欢欧洲,他经常谈起欧洲。”“唔,你该知道威尔克斯家的是些怎样的人,他们对音乐、书籍和风景都喜爱得出奇。妈妈说那是由于他们的祖母是弗吉尼亚人。她说弗吉尼亚人是非常重视这类东西的。”“让他们重视去吧。我只要有好马骑,有好酒喝,有好的姑娘追求,还有个坏姑娘开玩笑,就任凭别人游览他们的欧洲好了。……咱们干吗要为什么大旅游觉得可惜呢?就算现在我们在欧洲,但是战争要是发生了该如何?要回家也来不及呀。我宁愿去打仗也不想到欧洲去。”“我也是这样,随时都可以。……喏,布伦特,我想起可以到哪儿去吃晚饭了。咱们骑马越过沼泽地,到艾布尔·温德那里去,告诉他们我们四人又都回到了家里,准备去参加操练。”“这是一个很棒的注意!”布伦特兴奋得叫起来,“而且我们能顺便打听一下军营里的消息,弄清楚他们将用哪种颜色来做军装。”“如若采用法国步兵服呢,那我再去参军就活该了。穿上那种口袋似的红裤子,我会觉得自己跟个娘儿们似的了。我觉得那种步兵服就像是女人穿的红法兰绒裤袜。”“少爷们想到温德先生家去吗?”吉姆斯问。“要是您想去,您就吃不上好晚饭了。他们的厨子死啦,还没找到新的呢。他们随便找了个女人在做吃的,那些黑小子告诉我她做得再差劲不过了。”“他们干吗不买个新厨子呀!我的上帝!”“这帮下流坯穷白人,还买得起黑人?他们家历来最多也只有四个。”吉姆斯以气愤的口气说着,显然十分蔑视温德。他自己的社会地位是牢固的,因为塔尔顿家拥有上百个黑奴,而且如同所有大农场的奴隶那样,他轻视那些只有少数几个奴隶的小农场主。

“你说这话,看我剥你的皮!”斯图尔特厉声喊道,“你怎么能叫艾布尔·温德‘穷白人’呢?他虽然穷,可并不是什么下流坯。任何人,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哪个要是瞧不起他,我可决不答应。全县没有谁能比他更好了,要不为什么军营里要举荐他当尉官呢?”

“俺可弄不懂这个道理。”吉姆斯没有顾及主人的责备,硬生生地回答说,“俺看他们的军官全是从有钱人里边挑的,谁也不会挑污秽的下流货。”“他不是下流货呀!你是要拿他跟真正的白人下流坯像斯莱特里那种人相比吗?艾布尔仅仅是没有钱而已。他不是大农场主,但毕竟是个小农场主。既然那些新入伍的小伙子觉得可以选举他当尉官,那么任何黑小子都不可以随便讲他的坏话。营里自有公论嘛。”

在三个月前,佐治亚州宣布脱离联邦,骑兵营就是在那一天建立起来的,从那以后那些入伍的新兵便一直在盼望着打仗。虽然已经有了许多种方案,但到现在为止这个组织还没有命名。对于这个问题,正像对于军服的颜色和式样什么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并且都不愿意放弃。什么“克莱顿野猫”啦,“暴躁人”啦,“北佐治亚轻骑兵”啦,“义勇军”啦,“内地步枪兵”啦(尽管这个营的武器装备将是手枪、军刀和单刃猎刀,而不是步枪),“克莱顿灰衣人”啦,“血与怒吼者”啦,“莽汉和应声出击者”啦,所有这些名称都不缺少支持者者。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大家都称呼这个组织为“营”,而且,无论最终采用的名称怎样的响亮,他们始终用的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字。

军官由大家选举,因为全县除了参加过墨西哥战争和塞米诺尔战争的少数几个